

沪语讲堂

中西融合、海纳百川个城市品格,使得上海个本地人搭仔移民辣多样化个社会形态里充满创新精神,甭个从开埠以后上海话造词个开放搭仔包容个派头当中完全看得出来。

对源源勿断个新物事,一时勿想新创词语个,干脆冠以“洋”字来称呼,像“洋货、洋钿、洋布、洋琴、洋油【煤油】、洋灰【水泥】、洋袜、洋装、洋红、洋伞、洋刀、洋钉、洋火【火柴】、洋房、洋线团、洋风炉【煤油炉】、洋铁碗、洋囡囡、洋泡泡【气球】”啥啥,甭个当中交关词一直用到今朝。

西洋近代文明无论工艺、建

皇帝在小酒店打人

文／沈寂 图／范生福、范思田

现代性洗礼上海话

——上海话前世今生之四

远开一点

乡下生活重,吃得又枯,只有苦中作乐的人,才寻得着美食。

譬如山芋,切成块,跟米饭稀粥一道烧,这种平常吃法,很快会吃厌。而如果你冬天解太阳,在朝阳的墙角里烘一只脚炉,拣几只小山芋,放在脚炉里煨着,等到脚烘暖了,小山芋也煨熟了,这时剥皮吃滚烫的烘山芋,那就是最香甜的美食,百吃不厌。再有把山芋切成丝,放上野葱一起炒,那味道也很诱人。要说明的是,野葱很细,很香,色墨绿,多见荒土野地,不是我们常见的香葱。

乡下种大量油菜,但农家灶头镬子里,还是很少见油。只有夏熟榨了新油后,一时甃满钵满,农

沪语谜语

啥子啥子四川人,索索索西宁波人,俺们俺们山东人,喲喲喲块苏北人……

上期沪语谜底

1.风箱    2.抽纸

沪语趣谈

上海闲话中个“攒浪头”最早是江湖黑话,两人起了争执,首先就是“对攒浪头”,纷纷说自己认识甭个,熟悉伊个,其实一个也叫勿应,甭就是“攒浪头”,后来逐渐传到民间,成了“吹牛皮”、“说大话”、“穷摆谱”个代名词,指个就是骗了自己又让对方产生呕吐反应个伊种言过其实、虚张声势个说话方式。“上海闲话”中与之近义个,还有一个词,叫“豁胖”。想想“上海闲话”蛮生动个,可以拿“水”扔出一个“浪头”来!

“攒浪头”甭个流行语盛行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当时社会处辣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个过程中,真正意义上个市场经济规则尚未形成,一切还处于无序状态中,因此各种假冒个东西勿勿成熟个行为都有生存空间。当时,很独特个一种现象是:“浪头”越大,则越有人相信。

可“攒”个“浪头”包括身份、自己认得个名人及高干、资金,甚至包括产品发行规模告范围。交关人拿告领导个合影、名人个

闲话闲画

老一点个上海滩——三四十年前头上海个商业区域号称三街一场:南京路、淮海路、四川路和豫园商场。不过豫园商场基本浪只是停辣纸面浪,到了上海人个嘴巴里,大家还是叫豫园商场为城隍庙、老城隍庙。就像西藏路、延安路口个大世界一样,大世界被改过好几趟名字了,解放初改为人民游乐场,十几年之后又被改为上海市青年宫。最后还是恢复了原名大世界。老名字长寿命。

上海城隍庙有历史,始建于1369年,供奉明初个秦裕伯为城隍老爷。历代多有毁修。现在个规模是80多年前黄金荣、张啸林、刘鸿生、杜月笙等地方大佬合捐银两五万圆重建个。五十年代后城隍庙大殿四周个一些道教楼房改作它用,城隍庙瘦身了。阿拉北辰光去城隍庙,大殿里除了端坐城隍老爷,还供奉着金山神、汉代名将霍光、吴淞战役死难守将陈化成。大殿一侧是星宿殿、阎王殿。阎王殿是让小小凶想去又不敢去个地方。牛头马面个差役凶神恶煞,下油锅、上夹棍、滚钉板的酷刑罗列殿上,吓煞人。不过伊个辰光去城隍庙倒勿是去烧香拜城隍,是为了饱饱口福,买点五香豆和梨膏糖回来。十年动乱,城隍庙也难逃厄运。大殿、中殿、后殿都变成了仓库。八十年代初大殿修整后又变成了工艺美术品商店。直到九十年代,城隍老爷才被请了回来享受善男信女个香火了。城隍庙、老城隍庙重新拨上海人叫得朗朗上口哉。

城隍庙里个对联蛮有意思

沪语谜语

阿拉侪是上海人

创作 / 王森

从小来到浦江边,上海闲话日日听,阿拉阿拉扎劲讲,统统统变上海人。

闲话闲画

城隍庙个老与新

文图 / 阿仁

远开一点

乡下生活重,吃得又枯,只有苦中作乐的人,才寻得着美食。

譬如山芋,切成块,跟米饭稀粥一道烧,这种平常吃法,很快会吃厌。而如果你冬天解太阳,在朝阳的墙角里烘一只脚炉,拣几只小山芋,放在脚炉里煨着,等到脚烘暖了,小山芋也煨熟了,这时剥皮吃滚烫的烘山芋,那就是最香甜的美食,百吃不厌。再有把山芋切成丝,放上野葱一起炒,那味道也很诱人。要说明的是,野葱很细,很香,色墨绿,多见荒土野地,不是我们常见的香葱。

乡下种大量油菜,但农家灶头镬子里,还是很少见油。只有夏熟榨了新油后,一时甃满钵满,农

沪语趣谈

“攒浪头”

文 / 张力平

上海闲话中个“攒浪头”最早是江湖黑话,两人起了争执,首先就是“对攒浪头”,纷纷说自己认识甭个,熟悉伊个,其实一个也叫勿应,甭就是“攒浪头”,后来逐渐传到民间,成了“吹牛皮”、“说大话”、“穷摆谱”个代名词,指个就是骗了自己又让对方产生呕吐反应个伊种言过其实、虚张声势个说话方式。“上海闲话”中与之近义个,还有一个词,叫“豁胖”。想想“上海闲话”蛮生动个,可以拿“水”扔出一个“浪头”来!

“攒浪头”甭个流行语盛行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当时社会处辣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个过程中,真正意义上个市场经济规则尚未形成,一切还处于无序状态中,因此各种假冒个东西勿勿成熟个行为都有生存空间。当时,很独特个一种现象是:“浪头”越大,则越有人相信。

可“攒”个“浪头”包括身份、自己认得个名人及高干、资金,甚至包括产品发行规模告范围。交关人拿告领导个合影、名人个

远开一点

乡下生活重,吃得又枯,只有苦中作乐的人,才寻得着美食。

譬如山芋,切成块,跟米饭稀粥一道烧,这种平常吃法,很快会吃厌。而如果你冬天解太阳,在朝阳的墙角里烘一只脚炉,拣几只小山芋,放在脚炉里煨着,等到脚烘暖了,小山芋也煨熟了,这时剥皮吃滚烫的烘山芋,那就是最香甜的美食,百吃不厌。再有把山芋切成丝,放上野葱一起炒,那味道也很诱人。要说明的是,野葱很细,很香,色墨绿,多见荒土野地,不是我们常见的香葱。

乡下种大量油菜,但农家灶头镬子里,还是很少见油。只有夏熟榨了新油后,一时甃满钵满,农

2013 年 12 月 22 日 星期日

责任编辑:孙钟焜    特约策划:吕 争    视觉设计:叶 聆